

大争议小说 社会卷

自由的空间

陈学超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大争议小说·社会卷

自由的空间

陈学超 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1 号

大争议小说·社会卷

自由的空间

陈学超 编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导弹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25 印张 307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7—5604—0503—7/I·80 定价:8.40 元

《自由的空间》小引

这本书选编的不都是新时期小说中极优秀的篇什，却都是争议极热烈的作品；这些作品没有涵盖新时期的各个阶段，只是主要集中在以1989年为界的前、后新时期转折阶段，人们争论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的社会小说。

争议，本是思想开化的杠杆，是打开禁锢的钥匙，大争议必然引来大发展。中国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感时忧国的心理意识，决定了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历来是人们大褒、大贬、大争议的热点。当今改革开放日趋深化，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人们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急骤变化，社会小说的争议自然会更加丰富和激烈。我们呈现给读者面前这本小说选，便是敏感而睿智的作家和热情而挑剔的读者，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思考中共同提出来的，是包涵其中的社会人生问题的尖锐与刺激迫使我们认真编选的。

“大争议小说·社会卷”命名《自由的空间》，是因为新时期以来作家有了表现社会人生问题的空前自由的思维空间和描写领域，才可能出现所编选的这些棱角分明、立意新颖、干预生活的作品；也因为社会自由空间的限度与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与作家自由表现之间总会有某些距离，致使一些尖税的触及社会问题的小说，往往命运多舛、大起大落。这里所选的十四篇小说，描写了当今社会最前沿、最敏感的方方面面，鞭辟入里地揭露社会问

题、反映新旧文化的尖锐冲突，因而都或多或少地引起过争执，发生过困扰，有的甚至几乎付诸诉讼。这样，历史就为它们赋予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饶有兴味的重读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架构，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社会，评价人生，因而人们的价值观念乃至政治判断，必然出现歧义纷争的现象。这些社会小说的争议，不但不可怕，而且大有益处。它可以促使我们开阔思路，冲决旧套，锐意进取，改革备进。毕竟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学超

1993年7月5日于西北大学

目 次

《自由的空间》小引…………… 陈学超

“不论平静如何的海面，都将掀起惊天巨浪。”

(1) 夏之波 …………… 王 蒙

“吃饱了撑的闹他爷爷的民主，最后闹他个
拉稀的拉稀，饿肚的饿肚完事！”

(20) 坚硬的稀粥 …………… 王 蒙

“我再也不去试图写战争了。读者朋友，你
们谁知道战争故事该怎么讲吗”

(39) 战争故事 …………… 马 原

“小声点伙计，武汉市就现在能睡一会儿。”

(53)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 池 莉

“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痴犯了。他一定
是自杀！”

(69) 新兵连 刘震云

“他决定又一次重访鸡笼寨，再写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鸡笼寨人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124) 穷寨 韦一平

“所有的股东都是我的老板，我不过是个经纪人而已。这是概念问题，请不要把它偷换或者搞混。”

(146) 经济风云 钟道新

“所有的人都在舞，在咧嘴欢笑，人头汹涌，胳膊腿横飞，……”

(177) 顽主 王 朔

“岁月淹没了他，进而使他飘浮起来，成了一个无须长辈惦念而成熟的人。”

(239) 教育诗 刘 恒

“对于流行病我其实并不害怕，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沉淀于骨髓、无声地消蚀着人的东西。”

(251) 流行病 张抗抗

“奕生被他们看着看着，慢慢地心里竟发虚，发现自己果然也有点希奇古怪……”

(265) 陈奕生战术 高晓声

“这一代人的困惑、迷茫、愤怒和苦斗反叛
之精神能表现吗?”

(289) 摇滚青年 刘毅然

“滚石般的节奏，呐喊似的歌唱，疯狂的舞。”

(354) 卡拉 OK 雷 铎

“我的朋友 K 君，在他临终的眼里，看到这
个世界的什么呢?”

(366) 涅槃 李国文

夏之波

王 蒙

无论是前一分钟还是前一万年，都是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是已经永远失去的历史。

所以说，一瞬即是万年。

那一年的夏天热得出奇。那年夏天热得飞鸟从天空坠下摔死。太阳烤得蝈蝈笼子燃烧起火。一家晚报刊登消息说，一只富有解放意识的蝈蝈，由于抗议人类为之设立的藩篱，纵火自焚。这是这家报纸该年发表的最接近事实的客观的消息之一。

人们由于天热而激动。人们计算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且说 60 年代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仿佛；而在唐朝，我们的生产总值仿佛是日本的 60 倍，如果不是 70 倍。一位科学家早在 50 年代已经指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对于正在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日光能的计算，在北纬 20 度以北的我国大部地区，每亩地可以生产小麦 2 万斤。只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将重新居于世界第一。而从西安附近发掘出来的秦代的铜车马来看，我们的冶炼、

造车与喂马技术都一直是遥遥领先。直到孙悟空接手饲养天马任副处级长官弼马温为止。

我们在讨论会上谈到了这些令人难寐的事实、史实。而且说，如果砸破了铁饭碗、大饭锅就一定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9倍。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一条妇孺皆知的表述：十亿人民九亿砍（侃），只有一亿在发展。大家说，只要九亿人也来干活，只要每天干足八个小时，就可以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就可以马上占地球的前列。大家抨击说，市公共汽车公司调度员提高了工资，于是售票员怒而不售票。小张昨晚坐358路车回来，拿着钱去买票，反而被售票员“嗤”儿了回来。小张在慨叹报国无门的同时愤然喝道：“我看中国人就欠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送5%的人去劳动教养，也会“一抓就灵”的。

大家都为国运民运劳动生产率纪律效益百分比绝对值急得愁得掉了牙。然后承认“这几年好多了。”然后老董说：“这几年好多了，早几十年这样干多好！”“废话！”一致斥责。又一致叹息：“真是不说白不说，说了白说啊！”

然后急急忙忙地夺路而逃。离下班还有20分钟，办公室里已没有人影。为了躲过乘公共汽车的高峰，所以下班要提前，上班要推迟。人同此心，高峰便也同步，该提前则提前，该推迟推迟。我的前任1500度近视的老杜想扭一扭。他甚至亲自坐镇传达室考勤，据说还搬到大办公室办公——意在监工。他激起了众怒，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全局只有他一个人是按生辰八字准时退下去的。说是，既然他那么一丝不苟，那么……

与此同时晚报上说农民万元户买了钢琴。买了汽车。买了飞机。可能即将买原子弹。电视新闻里出现了农村的摩托车大赛。我们的人更急更气了，说是我们从事的是高级脑力复杂劳动，为什么制造导弹的人还不如制造茶鸡蛋的？报上说一个卖茶蛋的小姑娘已经自费去美利坚合众国留学。自费买了机票。便进一步质问，

他在世的时候是知识愈多愈反动，现在呢，是不是知识愈多愈贫穷？老董还跺脚说，为什么人家属人参，越老越补，而我们属萝卜，越老越苦？大家鼓掌，老董跺脚又大跺，把地板跺出了一个洞，从中跑出一只白老鼠。便又笑又赞，确实生活提高了，连老鼠都白白胖胖，活像天天吃壮儿糕与肥儿散。

飞机的马达发出了尖锐的啸声。送行的人大声与他说着道别的话。他与这个寒暄，与那个惜别，又时不时把头转来转去向每一位友人投以迷人的微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下意识地进行的。就像15年前的那次酩酊大醉。他知道自己醉了，而在那个场合，是绝不应该醉的。他保持着谦恭礼貌的微笑，保持着主人应有的耐心与周到，使每一个人不会感到自己是被忽略了。然后，他送客人回去，他走过三条街，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在汽车与自行车的河流中穿过。一切都恰到好处。而这一切，他事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他的浑身都在发烧，又甜蜜，又苦楚。他像一条自由的、骄傲的鱼。他像一条被烧煮、被烹调的鱼，醋、酱、辣椒和烧到了150度的菜籽油都浇到了身上。落地窗白晃晃地耀眼。像是海水被阳光煮得沸腾。尖厉的、杂乱的、重叠的噪声像海浪一样地扑打着，吞噬着他。他觉得耳聋。空中交通的指挥塔正在膨胀、正在解体、正在震摇而且涌进候机室。正在起飞的飞机扬起了期待的脖子，那样渴求，那样无望。另一架飞机则向着他们冲来，不怀好意。一片混乱中他仍然听到那低低的、过于天真的声音，就像耳边的私语：

“我不乖吗？”

他已经听不到这私语了，而私语仍然在重复。她的大眼睛使他吃惊，甚至是使他害怕。没有一个中国女人长有这样大的眼睛。那好像是把一双普通的眼睛用力扩开了似的。那黑眼珠还在不停

地扩张，透明而又执着。那眼白坚硬而且，他要说是——愚直。

我传达了领导的指示。7月8日，是改革月。松绑。承包。岗位责任制。分成。聘任与解聘。计件工资与分成工资。奖金。基分。第三次浪潮带给华夏的机会。电脑考勤。需要大胆试验。需要开拓型的人才。需要有新的面貌，新的局面，需要向前迈一大步……

于是进一步激动起来、沸腾起来，好像天上已经布满了蛋糕馅饼。好像我们的河里将要流淌茅台酒。各种闻所未闻的信息遍地开花。新的口号：遍地开花。叫作：一心想着富字。叫作：能干会花。叫作：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新的措施，为所有的职工每人做一身西服。包括坎肩和领带。新的公司，不需要任何设备和房舍，也不需要任何资金的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掌握了信息就能发财，就能大翻身。新的“三三制”，机关里三分之一留守上班，三分之一各地巡视包括出国考察，三分之一经商搞钱。恭喜发财，高消费是光荣。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讲勤俭节约——简直反动！其实把我们单位改成一个养猪场也早就发了大财。不，养猪太臭，最好是养苍蝇——我们专门培植全世界自然科学家都离不开的苍蝇。这在全球都是创举，需要为你雕一座铜像，摊开两只手，手心上爬满各色各等苍蝇。然后全世界的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遗传工程学、医学、生物化学……科学研究机构与科学家都会向我们订货。而我们要的价很公道，每只国际标准苍蝇 1.5 美元或 2.5 西德马克。

她穿着一身黑丝绒的衣服。脖子上围着白绸纱。在契诃夫的剧本里有一个人物尼娜，她总是穿黑衣服。当问起为什么穿黑衣服的时候，她回答说：

“我为生活致哀呀，我不幸福……”

“我们的领导应该民主产生，是的，要选举。一切由上面指定就会是淘汰精英而选拔低劣。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或者有可能比自己强，这样一种估计本身就注定了要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小张讲得慷慨。他的湖北口音更渲染了他讲话的气势。

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向我推荐，小张是个人才，而且是“官”才。他早就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如果我当省长……”

“我们倒是想选一个能人，选一个新型领导人物，领导我们走向现代化，领导我们先富起来……有这样的人我们不选才怪……可是我们选谁去呢？”众人说。

“选谁去？人人都应该来竞选！拿破仑说，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愿意当领导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现在是改革的年代改革的月份，每个人都应该拿出自己的改革纲领，不想改革不会改革不能改革的人只好请他走开，他可以去倒卖香港丝袜嘛！”

“算了吧，倒儿爷们改革意识才强着哩……”哄堂大笑。

“那么小张，你先带个头儿，你来竞选一下嘛，你说说，如果把我们单位承包给你，你怎么办？”

“我不说……先让别人讲！”小子还有点神秘。

“小张说得对。就是要竞选。没有这点精神的人干脆滚蛋……”几个年轻人热烈起来了，响应起来了。

“我不竞选，滚蛋的话我就去大街要饭。”老董说，又是一阵哄笑。

如此这般，三起三落以后，小张恶狠狠地说：“要我承包也可以，第一，每年的经费必须翻三番。第二，人员裁掉三分之二，所有的老的不听话的跟不上的包括你，”他用右手食指狠指了一下我，“我都要裁掉。裁了的就一律不管，死活没我的事儿。第三，我必须真正拥有权力——财权，人权，决策权与处置权，谁也不

要干涉。比如说用人，我就是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否则领导还有什么权威，工作还有什么效率？比如工资，我想给谁开销多少就给谁开销多少。否则，发再多的工资有谁领你的情？有谁为你卖块儿？”

至少有一半人为小张鼓掌。有的干脆喊出了声：“我们拥护小张！”“由小张来承包！”“让小张领导我们先富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真的应该“让贤了”，就干脆让小张来试一试？也许，他们会使生活焕然一新？可他为什么说得那样龇牙咧嘴，那样吓人！

当飞机呼啸着升空而起，当地平线陡然倾斜起来，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永远地逝去了。他告别这个孤岛告别她如告别逝者。什么是往事呢？坟墓和十字架。

当他用潇洒优雅的姿态与送行者一一握手道别的时候，她拥抱了他。他觉察了她的脸，粗糙、冰凉、而且坚硬。那颧骨大概是粗大的。这大概是她的命。她不会有更好的命，比一切温柔小巧更令人痛苦。痛苦好像一场大火，烧毁了楼阁，烧毁了须发，烧焦了心。剩下的是一片废墟。是一片瓦砾，是已经冰冷、但仍然散失未尽的烟。

然后在废墟上，在分裂的土地上重建起了不夜的城市。到处是耀眼的白灯，是富丽的店铺，是浓妆的女子，是烤肉的油烟，是哭一样的歌唱，是货物的琳琅，是疯狂的节奏，是抢劫的危险，是欲望的陷阱，是越来越赤裸的肉体与越来越难以辨认的灵魂。

你好。

你好。

在五星级旅馆的旋转风门旁，他们互相问安。

他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城市、这个旅馆、这个人。也许他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的陌生？他像外星人。他不是这架充分发达的回

旋加速器上的一颗原子。他好奇地、傻子一样地张着眼张着口，悲伤地看着它们。

她好奇地、傻子一样地、悲伤地看着他。

而他发抖了。

领导班子连夜开会，争执不下。消息却立即不胫而走：小张即将上台。

告状信飞上来了。小张“偷”过木匠房的油刷与清漆。小张在做“红卫兵”的时候砸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唱片。小张给美国人写信，活动出国。小张贿赂一个司机，全家坐他的车到125公里以外的风景区去旅游。

推荐信和拥戴信也随即飞了上来。小张是开拓型人物。早在1968年小张就说过，农村必须搞包产到户。在一次会议室险些失火的故事里，小张一个人就向燃烧的沙发泼了五洗脸盆清水。而且他急中生智把痰盂扣到了帽子冒烟的科长头上。小张既懂业务又有组织能力，是不可多得的“四化”干部。小张是卧槽的千里马，现在需要的是伯乐的眼光与伯乐的决心。

惶惶然。人们在争辩小张上任究竟是祸还是福。现在是站在“反张”还是站在“拥张”的立场上更正确而且更有把握。××与×××是否明反暗拥或者明拥暗反或者又拥又反，简单说在这样的事情与一切事情上搞八面玲珑脚踏两只船留一条退路究竟是明智还是缺乏人格。人们在担忧如果真的实行了聘任制自己会不会不被聘用。有的认为现在就应该给小张送点枸杞子与青春宝。有的则利用一切机会慷慨陈词，维护体制给自己的千般好处。有的开始巡回拜访已退居二线但仍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的老领导，哭诉自己受到了小张的打击。老领导问：“小张不是还没有上任吗？”答曰：“没有上任就开始打击，上任了就更更要打击老骨头们。”有的去找小张献策交联络图交类似《红楼梦》中的“护官符”。有

的声明如果自己不被聘用就上吊，开始起草准备复印绝命书。有的则有意当着小张与我的面声明：“不聘我可以！又没奖金又没有出国机会，我压根儿就不想在这里干！可是有一条，看你们聘不聘老李，我们两人都不聘，也就罢了。聘我不聘老李，应该！聘老李不聘我，我跟你们拚了，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捅别人，我攘我自己的心口还不行吗？”

五天以后，小张受不住了，正式写来了书面报告：“我是死活不当领导的，请上面千万不要考虑让我做什么长。我发发牢骚说说大话还可以，真干，我干不了！请不要因为某些人起哄就聘用我，聘用我只能给人民给国家给我个人也给别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底下，小张说得更绝：“去他妈的吧！口头上都忧国忧民盼改革、催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拔一毛而利改革，就没有人肯干！都等着天上掉改革的肉包子呢！依我看，只有喝西北风的份儿！”

领导班子终于否定了对小张的提名。

领导班子决定还是聘用我，而且举行了隆重的发聘书仪式。其实我在这个单位当领导，已经两年多了。

一个花花世界。一条每一座店铺都明丽得像天堂里的宫殿的街。每个人都心事重重，衣冠楚楚。一家每一件商品都发出诱人的红光、垂荡着怵目惊心的价目卡片的店铺。一个服务得这样周到、满足得这样熨贴、规定得这样严密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漫步，你内心的感受当如何呢？

感到满意。好像被按摩。好像被爱犬舔遍了全身。好像笑得更加高雅。好像被花瓣洒下，被花瓣埋葬起。

感到消受不了，承受不了。感到自己的肠胃太无能。感到肿胀、停食、漾酸水。好像一艘船因为超载而正在沉没。

感到愤怒。感到侮辱。像一个乞丐。像一个被逮捕被押解的

囚徒。感到羞愧。像不肖子卖掉了传家宝。

而最根本的，只是孤独。越热闹越红火就越孤独。人与环境、人与土地、人与族姓的关系竟是这样脆弱的吗？

下起了小雨，为了躲雨，他们紧靠着店铺的橱窗和门户。而使城市变得安静幽雅。汽车也开得小心翼翼。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商场。假发、首饰、大大小小的皮箱、化妆品。又穿过一个空荡的、堆放着许多塑料垃圾袋的小街，小街发出一种陌生的刺鼻气味而且街面发黑。然后他们走进一间白房子。白房子白凳子白圆椅，落地镜面里也是一片洁白。然后他们要了咖啡。土耳其式还是意大利式的？侍应生问。加不加一种兑咖啡的酒，南非出品？联合国正在对坚持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贸易制裁。

他凝视着窗外的树影，车流，人行。匆匆而又心事重重。

“从前有两个最淘气的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就用这两个孩子命名了一个著名的餐馆……”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姑妈老是说我，管我，还打过我。她养着一只金毛狗，有一天我把狗鼻子涂成红色……”

他变得闷闷不乐。“咱们走吧，我累了。”他说。

过去是我领导，现在是我承包，而且说是，承包三年。说是一切权力下放到这里了。我可以“生杀予夺”。

第一个问题，我聘用谁，不聘用谁。

我最不想聘用的是老赵。他喜欢串宅门，送礼请客，叫作“关系学”，“名单学”、“致敬学”。对任何实际事不出主意、不出头办，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又事事计较，事事争先，事事作梗。在我们讨论要不要给每一个科室发一听速溶咖啡的时候，他撇着嘴说：“也不能说喝咖啡就是对外开放，不喝咖啡就是保守僵化。”当我们为了尊重他的意见拟议不发咖啡的时候，他又说：“也不能说不喝咖啡就维护民族传统，喝了咖啡就崇洋媚欧。”当